

现场

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

——关于《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三人谈 □黄 荭 但汉松 钦文

黄 荭: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三语版《小王子》、作家传记《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和上海采芹人文化公司引进出版的《小王子百科》,都紧紧围绕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生和创作。法国飞行员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出生于1900年,6月29日是他的121周年诞辰,原本去年应该是纪念活动的大年,但因为疫情,《小王子》和《小王子百科》都拖到了今年出版,今年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已基本恢复正常,可以在更好的环境中做新书分享。

今天冒雨前来书店的读者应该都是《小王子》的真爱粉。熟悉我的朋友可能知道,我的名字首先会跟杜拉斯联系在一起,因为翻译研究她的写作已有四分之一世纪,其次就会跟圣埃克苏佩里联系在一起。我从2003年开始翻译主编圣埃克苏佩里作品集的工作,该作品集2008年在世纪文景出版,是我主编的第一套书。也因为当时年轻,凭着热爱就可以很勇敢地接这么大的工程。2000年我给上海译文出版社推荐选题并翻译了《玫瑰的回忆》,是龚苏萝作为飞行员作家的妻子的见证。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我译了《小王子》《人类的大地》和《夜航》,除了刚出版的《小王子百科》,我现在正在翻译《圣埃克苏佩里的绝美手稿》。

圣埃克苏佩里1900年6月29日出生在里昂的一个贵族家庭,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大家多少有些了解,他在驾驶P38型飞机最后一次执行侦察任务时失踪,年仅44岁。在他短暂的人生当中留下的作品并不是太多,法国七星文丛出了两卷本,除了《南线邮航》《夜航》《人类的大地》《空军飞行员》《小王子》,还有一本从1936年开始创作、到失踪时都没有完成的遗作《堡垒》(Citadelle),马振骋老师译作《要塞》,是一个节译本。除了这几个文学文本,全集里还有大量的笔记、书信和新闻报道等,内容非常芜杂,有账单、有数学公式、有发明证书……这类碎片化和未完成的写作对翻译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对圣埃克苏佩里而言,有两种类型的互文:人生和创作的互文,作品与作品之间的互文。他的作品很多都是以他自身经历为创作材料,小说、书信、纪实报道等作品之间也常有关联。比如小王子的形象,最早出现在他写给亲友的信中,作为他的自画像和署名;再比如狐狸,是他在朱比角遇见过的,在他给妹妹的信、在《人类的大地》中都已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经出现。《小王子》可以看作是作家飞行员隐蔽的自传,有很多真实的元素和隐喻,或者说密码,比如很关键的数字6。6年前飞机在撒哈拉沙漠上坠毁,那也是作家真实的经历。1935年12月29日,他和机械师普雷沃一起试图打破巴黎-西贡的飞行时间纪录,出发前妻子和他闹情绪,整整和他吵了两天,飞机飞到撒哈拉沙漠上空就坠毁了,还好当时飞机性能比较差,飞得也不高,掉下来人没事,元旦那天他和普雷沃被一支沙漠里的骆驼队搭救。作品中那个画蟒蛇的6岁孩子也是童年的作家自己,他的画没有得到大人的认可,这是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和成人世界格格不入。他也是在6岁这一年真正意识到死亡,虽然父亲是在他4岁的时候去世的,但母亲为了保护年幼的孩子,并没有穿丧服。6岁,也是小王子的年龄,他在B612小行星上跟一朵玫瑰花发生了别扭,趁一次候鸟迁徙的机会飞离了他的星球,开始了他的星际漫游。

因此,童话只是《小王子》这部作品的外衣,本质上这部作品有着沉重而忧伤的内核,更是写给长大的孩子看的。

但汉松:《小王子》这本书的意义不是在讲一个孩子,它是献给所有成年人的一本书。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我看《小王子》的时候非常震撼:一位作家能够把一个故事写得这么令人心碎、美好又简单,他是如何做到的?在我记忆当中,英美文学世界中当然可以找到和《小王子》匹配的,但我确实没有发现哪部作品能有《小王子》这样的魅力与地位。读《圣埃克苏佩里传》时,我发现他不是靠写

《小王子》出名的,他就算1943年不写《小王子》,他也是法国文学的瑰宝,他的《夜航》和《人类的大地》不管是通俗意义上,还是在严肃文学圈子里面,都已经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

很多人会把它当成寓言来读,但是我认为它不仅仅是寓言,光是他的文字本身,哪怕是以译文为中介,就已经让我非常不可思议了。我在读《圣埃克苏佩里传》的时候,里面有一封信是作家遇到一次空难以后写给朋友的,在结束这段聊天之前,我想把里面的几句话读给大家,大家感受一下我前面所说的令人心碎的美。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中午睡着后天上划过多少颗流星:三颗。那时我许下的心愿:第一颗,愿这一夜延续千年。”要知道这一夜是他空难后经历的一夜,他在沙漠上等待救援,看着星空,听着沙漠里动物的叫声,他居然希望这一夜延续千年。“第二颗落在北面,愿每个人都写信给我。”那一瞬间,我又被触动了。我们知道,他是在非洲的朱比角做航空邮差的工作,他是送信的,他处于联系法国在非洲的一个遥远要塞的邮航通道上,他将信从遥远的非洲送到欧洲,又从欧洲传递回去,他把思念从空中带到远处,在遥远孤独的飞行当中,他想着,我多么希望有一些信是写给我的。他说希望世界上所有人都给我写信,这种孤独感他没有讲出来,但是以这样一个心愿,寥寥数语,我一下子感觉到他在沙漠中那种强烈的孤独感,愿意和世界上所有人说话的那种心愿。然后第三颗流星,他许下的心愿是“愿全世界所有的女子都更温柔,这是一个多么宁静多么美妙的夜晚,我不敢再去惊动星星了”。很多东西你没必要拿文学理论的大词去解释去阐发,这些文字本身就足以证明他的文学的力量,他的那种想象的温度。



钦文:我第一次读《小王子》大概是在30多岁,我读的是德文版。我在德国的時候,特别喜欢逛书店,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有《小王子》这本书,为什么呢?刚才但老师说希望他的孩子能够有《小王子》那样纯真的心,其实我的童年阅读就缺失了这一块,所以我看《小王子》是用一种成年人的心态,去批评的成年人的心态去读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觉得一个小男孩应该读一点与历史相关的书,所以我小时候的阅读是非虚构的阅读,看的是两类书,一个是《中华上下五千年》,包括春秋战国故事,还有《三国演义》,还有一类是唐诗宋词,这是比较传统的中国家长的儿童教育,所以童话故事这块我是特别缺失的。我很难去体会儿童读到这样一本书的时候的那种感受。我也是今天发了朋友圈以后,有一个以前的学生给我留言。他在一个基金会工作,做扶贫、关照特殊儿童的工作。他跟我说,在他所见到的中国贫困乡村的儿童当中,这本书是TOP1,是孩子们,还有老师们最爱读的一本书。我有点吃惊,我没有想到《小王子》的触角可以伸到这么远的地方。这样一本外国书,能够触动中国乡村的那些孩童,它到底魅力在哪里?我就问了他。他觉得是《小王子》里的那种处境,那种天真最打动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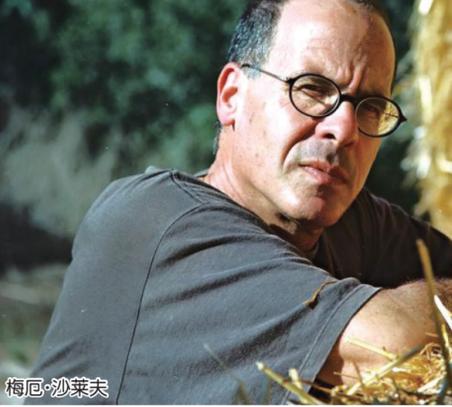
德国一位很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也研究《小王子》,他提了一点特别重要。他说,《小王子》的写作年代是西方文明与现代世界进入疯狂的年代,语言受到了极大污染的时候。在战争状态中,大家都是恶语相向的,语言已经被污染了。《小王子》这样的书,从语言上来讲,它的那种质感、那种朴素本身就有一股巨大的力量。

我读完《小王子》之后,觉得这位作家挺有意思,我当时在德国,就去找作家其他的书,后来找到一套平装本的全集,包括书信,那段时间我对作家的书信特别有兴趣,所以我就先读了书信,读了好多他跟妈妈的对话,德语当中说“我的小妈妈”。他说:“我特别喜欢我小时候生病了躺在你的怀中,你给我讲故事”,就像小王子说“你给我画一只羊”,他不断地说“妈妈你给我讲个故事吧”。他的人生经历,他妈妈对他的关爱和他很早就缺失了的父爱,对他性格的养成影响很大。从心理学分析,他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天性当中有一个永远的儿童。这种男性很难处理和女性的关系,因为没有一个是恋人会像妈妈那样对你如此无微不至,没有任何怨言。

从互文性角度来讲,很推荐这本《圣埃克苏佩里传》。看了这本书,我觉得相对于他世俗的人生来讲,他有一个没有完成的人生,正如他本没有完成的书一样。其实他的一生很多时候是很痛苦的,飞行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他获取自由的方式。我想起一句话:“人想追求自由而不可得,其实鸟儿也不自由,因为它被捆绑在天空之上。”圣埃克苏佩里最矛盾的地方在于,他希望通过飞翔获得一种自由,在这个自由当中去体会那种孤独,但是他又渴望友谊。在他实际的人生当中,他和很多飞行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孤独,有的时候甚至是享受孤独,和他去寻求一种友谊,寻求伙伴,看似特别矛盾,但是又特别行为一体。这是人在社会上存在的纠结之处。

《蓝山》字里行间

叶子



梅厄·沙莱夫



在没有亲眼见到以色列人之前,迦密山、迦南地、加利利海、希伯来人,这些古老而优美的名词,似乎一直封存在记忆中的圣经故事里。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正式建交,以色列建设部派来一个代表团,我受单位派遣与之一起工作了几周。这一行36个以色列人,包括身为建设部部长的团长,人人都随身带着一个大行李包。莫非这就是以色列人所背负的国家风土吗?难道这些人就是从那座大山里走出来的以色列子孙吗?

“他抓了一把土在手里捏碎,双眼凝望着大山。”这座大山就是以色列作家梅厄·沙莱夫第一部长篇小说《蓝山》中的蓝山,他说蓝山就是迦密山。“大山如墙,隔开我们和城市、大海,以及各种虚荣和诱惑。年复一年,村里人看着大山,看山岭上云飞扬,浩浩荡荡飘过我们的田野。”这些凝望大山的村里人是来自俄国的犹太人。在1904年到1914年期间,犹太人开始第二次大迁徙,其中大多数为俄裔犹太人。他们不堪忍受沙皇俄国统治下的集体迫害,不惜经历重重艰难,水陆辗转,长途跋涉,来到这片上帝的应许之地——这片曾经“流着奶与蜜”的水草丰茂之地,开始定居于迦密山东部的耶斯列山谷。“第一晚,我们找到一份看田的活。清晨我们坐起来,看‘应许之地’的日出。”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每一天的太阳都孕育着光明的希望。

1948年,以色列建国这一年,梅厄·沙莱夫在以色列北部出生。他祖父那辈曾在俄国务农,20世纪初从俄国移民到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因此,沙莱夫从小就在祖辈的故事里,熟悉了俄罗斯农民的生活经历,还有那些令人感动的浪漫故事,从而孕育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蓝山》。

“耶斯列山谷中这个小小的合作定居点在沉睡。骡子和牛入了圈,母鸡归了窝,怀着梦想的劳动者上了简陋的床。村子就像一台磨合良好的机器,在夜色中一如既往地轰鸣。”作者笔下赞美的乌托邦式静谧和平,意在致敬勤劳勇敢智慧的以色列祖先。他们从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欧洲人手里买下荒野沼泽,农牧并举,才让这片土地流出了奶与蜜……他们在种植果树、养牛养蜂的同时,也从来不忘秉承犹太人重视教育的传统,视村里惟一不干庄稼活儿的教师为圣人。

在离乡背井的千年漂泊中,犹太人像蒲公英种子一样散落于世界各地,在信仰坚定的内核中,兼收并蓄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养分。他们可以粗鲁豪横,也可以才情优雅;他们可以传统守旧,也可以纵容肉体放飞灵魂;他们可以在前几分钟背诵蒙托夫或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诗句,也可以紧接着从包里掏出一块肉啃得喷香……这些长在俄罗斯人身上的犹太脑袋,装满了世界上最令人称道的信仰、知识与智慧。

《蓝山》这部小说中有两个同名不同姓的人物:雅科夫·皮内金和雅科夫·皮内斯,一个是“心软、热情、复仇心切”的果树专家,向他请教的信件来自全国各地;另一个在1923年复国运动大会上留下了名言“会生育不等于会教育”,做出的贡献是“你为咱村和咱们的复国运动培养了一代优秀青年”。皮内金是个优秀果农,会盖房、爱读书,甚至敢于挑战米其林的果树嫁接理论;皮内斯则是热爱大自

然、精通生物学、善于教书育人的老夫子。如同流浪者渴望夜晚的居所,耕作者珍惜生命的土地,雅科夫·皮内金是种树的,特别喜欢木头,喜欢住小木屋。他说:“木屋会呼吸、出汗、挪动。每个人在屋里走动,声音都不一样。”真是这样的,我想起曾住过俄罗斯那种结实漂亮的“木格楞”,还惊叹女主人既会拉锯也会油漆。这一批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从白帐篷、小木屋到砖瓦房的住宿改善过程中,经历了从身体救赎到精神升华的蜕变。“不再是荒野中的白帐篷,而是房子、牛棚和田地,街道俨然,绿树成荫,人人安居乐业。”

在我们的房地产业疯长的年代,听说俄罗斯人在任何时候相比房屋更看重土地。对于这些曾经的俄裔犹太人而言,以色列的土地已经不单是有有机物、无机物、水和空气合成的土壤,而是寄托精神、维护尊严和维系民族之根的国土与家园。他们翻过乌拉尔山脉,他们穿越阿拉伯沙漠,“回到这片土地,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生”。当初尽管衣衫褴褛,尽管食不果腹,他们却充满喜悦地唱道:“只有在以色列的土地上,耕也欢畅,种也欢畅”,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土地的主人,不再是埃及的奴隶,不再是饱受沙皇俄国或奥斯曼帝国奴役的“牲口”……

当然,人类是会念旧的动物。这一代拓荒者不时会想起昔日的俄罗斯土地、俄罗斯恋人、俄罗斯时光。以前那些广袤的田野、江河、雪原和白桦林,如今已替换成眼前的草场、豺狼、黑莓和橄榄树。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回。“莫沙夫村”的建村元老“像商量好了似的,一个接一个地离世”,他们的子孙不论是在继续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畜牧,还是别有建树,都在为了最初的美好理想,不断延续一个民族的生息、繁衍与复兴……从建国之初的水土恶劣,到如今发展为先进的农业成长国,乃至有着“欧洲果篮”之称的美誉,都离不开当初莫沙夫和基布茨这两种农业组织形式。听说《蓝山》的作者梅厄·沙莱夫就出生在以色列北部的第一个莫沙夫村里,因此我们才有福见闻那片土地上鲜活灵动的生活与人物。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家,这个等待了2000年的民族,这片被神圣化过的土地,不仅流过奶与蜜,也渗透泪与血,正如皮内斯所言:“我们耕种的田地就是我们的复活”。他还说道:“从《圣经》时代至今,惟有人心和这片土地不变。这两样全都历经苦难。”

其实,阅读《蓝山》这本书并不轻松,时而与历史与神话交颈耳语,时而高贵与粗鄙轮番交锋,仿佛白日里荷锄耕种的俄罗斯农夫,夜晚就成了弹钢琴诗读书的希伯来贤士。“我们培养了一代土生土长、不受压迫的犹太人,一代与土地连在一起的人,一群最粗鲁、最贫最吵、最狭隘、脸皮最厚、最顽固的农民。”这些字里行间出现的原始农民形象,似乎从我们并不陌生的俄罗斯经典文卷中涌出,一个接着一个,一群接着一群……另外,李伯森和法尼亚的田园牧歌式爱情,也难以摆脱“田野小河边”的基调。“两人相依相携,沿着大道漫步,陶醉于雨的味道,欣赏从蓝山岩洞中飘来的云朵。”在他们相爱50周年这一天,如同年年不落的纪念日一样,李伯森在野餐篮的一根黄瓜中藏着爱意绵绵的小纸条。然而,法尼亚没有看到这最后的小纸条,“她仿佛坠入沉睡,半开的双唇间滑过一丝梦幻的气息”。

关于小纸条的传统,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传递方式各不相同,表达内容都很可爱: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作者在书中描写了两个爱写小纸条的人,一个是写给爱妻的李伯森,另一个是写给自己的皮内金。让我们读一个皮内金写的小纸条:“爱情不同于其他,不靠打桩、插旗、犁地。”皮内金这个几近神秘的果农,娶的是由集体决定的妻子,想的依然是远在俄罗斯的恋人。结果,娶的妻子死后,想的恋人也来了。在姗姗来迟的50年之后,历史的书页一天天翻过,不看任何人脸色行事。该走的都走了,该来的也来了,除了那个说来还未到来的希福利斯。这个在马卡洛夫火车站对同伴说,要步行去以色列的希福利斯,扛起行李说走就走了,如同一个尚未写上句号的将来完成时句子,充满了几代人的牵挂、思念、期盼与希望。皮内金在生命接近终点时还凭栏远眺,等着希福利斯“穿过沙和雪,来到以色列”。皮内金的外孙心里也觉得“远处山坡上每一个小黑点都是他的身影”。在书中始终未出现时一直在场的希福利斯,不知是否是作者有意预设的一个悬念,维系着以色列的前世、现世与来世。

《蓝山》一书的主人公是神一般存在的皮内金,叙事人是皮内金的外孙巴鲁克。但是,头戴果神光环的皮内金依然是人,既有人智慧又有人弱点。他为了报复村民,竟然将果园变成了坟场,自己葬于其中,拓荒元老追随左右,乃至客死异国他乡,哪怕躺在棺槨里也要漂洋过海来安葬。这个成为“老人之家”的果园墓地,已经聚变为拓荒元老们叶落归根的终极家园,化为“承载以色列国的酸橙枝”,这是李伯森的临终感言。当然,也不是所有有资格葬在“老人之家”的拓荒元老都愿意葬在皮内金周围,譬如那个与他同名不同姓的皮内斯,那个生前经常和他争执又情同手足的皮内斯。这个圣人皮内斯投进蓝山岩洞下的深渊,将自己葬在几十吨冰川期的泥土里,让自己的灵魂“看北飞的鹤鹑,山谷的阡陌和屏障一般的蓝山”。



法国电影《小王子》剧照

《退稿图书馆》出版

《退稿图书馆》是法国当代作家大卫·冯金诺斯于2016年出版的畅销小说。近期,《退稿图书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位于法国布列塔尼克罗市有一座“退稿图书馆”,十几年来专门收藏由作者本人亲手交付的无法出版且放弃出版指望的书稿。出版界小有经验的编辑黛尔菲和未婚夫、失意的年轻小说家弗雷德里克在偶然探访图书馆时发现了这部杰作《爱情故事的最后时分》,作者名叫“亨利·彼克”。

大卫·冯金诺斯铺陈法国文坛、出版界的真实背景,热门作品、作家、书评家、文学奖项竞相登场,远离文坛的“退稿图书馆”煞有介事地存在着,悄然在某一天创造奇迹。随着一场文学梦的讽刺实现,一层层悬疑或阴谋的推进,冯金诺斯呈现的是一部“书之书”,一部质疑文学理想、拷问爱情真义、有着游戏精神的小说,也是一部好读之作。(世 闻)



法国电影《小王子》剧照